

文海作家文丛·第11期 胡风锋主编

陶洪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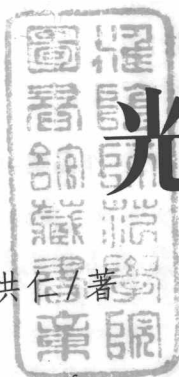
眼光

大众文艺出版社

1381906

眼光

陶洪仁 /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81906

大众文艺出版社



308188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光 / 陶洪仁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3

(文海作家文丛. 第11辑)

ISBN 978-7-80240-527-1

I.眼… II.陶…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9580号

- | | |
|------|--------------------------|
| 书 名 | 文海作家文丛·第11辑·眼光 |
| 著 者 | 陶洪仁 |
| 责任编辑 | 郭之文 |
| 装帧设计 | 书香文化 |
| 出版发行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84040746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68 |
| 字 数 | 1630千字 |
| 版 次 |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98.00元 (全十册) |

希望就在眼光

(序)

在这金秋收获的季节,洪仁同志送来自己的书稿,要我写序。

谈到序,让我想起了一段写“序”的故事。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阳翰笙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地泉》三部曲。但这部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存在着左翼作家成长期的一些缺陷。阳翰笙在《地泉》再版时,特意邀请了瞿秋白、茅盾、郑伯奇等人为《地泉》再版写“序”。

茅盾先生答应作序,但在写序前直言不讳地对阳翰笙说:“你的《地泉》是用革命文学的公式写成的,要我写序嘛,我就毫不留情地批评它!要么,你就请别人作序”。阳翰笙听了以后,只是笑了笑,仍然执意要茅盾写“序”。茅盾先生见阳翰笙如此盛情,只好执笔写了“序”。他写道:“《地泉》在描写人物时用了脸谱主义手法,在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出现了公式化现象;在语言上用标语口号式的言词来表达感情。因此,从整个作品来讲,《地泉》是不很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

我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洪仁让我写序时我对他讲了茅盾先生类似的话,也就是我要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人的作品。不过,看了之后,洪仁的书稿可不像阳翰笙初期的作品那样。在我看来,他收入这本书的一百多篇,虽然篇幅有长有短,但随处可见的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思绪。这些思绪,很多不是一己哀怨,不是无病呻吟,不是自作多情,更不是故作深沉,而是源于生命深处的对真善美的向往,是基于一位撰稿人应有的历史感与责任感而生发出的反思、慨叹、忧虑的大

悲悯与大情怀。

从洪仁的书稿中还可以看出一点,就是文学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他的文章语言无论直接简洁,还是旖旎厚重,无论依靠修辞立其诚,还是文采斐然,都能叫人感受到一种得体的温暖和自由飞翔的美感,这的确非常难得。这种语言淡然有致,有着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的境界。当然,如果在语言方面再添些意趣,就能达到如宋代姜夔所说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矣。”

文学本身意味着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文学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他人的灵魂深处的震感,它就不能成为文学。有灵魂的文学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即:智慧、善良、美、真、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此相关的信仰。洪仁的书稿无疑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这也是当我仔细通读完这本集子时想到的。其实,说到底,文学就是一种精神自由和思想创造的活动,是有思想和有创造能力者对真、善、美苦苦寻觅的产物,是人的品行、才智的超越追求,是灵魂对俗世的觉悟。

洪仁将他的这本散文集定名为《眼光》。他之所以定名眼光,是因为他有一篇叫《眼光》的文章发表于2008年的《雨花》,之后被“太阳鸟文学年选”《2008最佳杂文》收录,被《共产党员·上半月》2009年第一期刊登,又被《河南日报》“美文选萃”刊用。查字典,眼光,见识也,即对事物的看法。严格说来,眼光只是一种判断,一种在意识上、情感上,或是交杂于现实与理想间的选择,而文学则是意识、情感、见识的集合。希望、建树、奇迹都出在眼光。我相信,洪仁同志依靠他的眼光,在文学创作上,一定能走出一条路来。

是为序

范学彬

于2009年11月23日

目 录

第一辑 走进十月

安澜塔的高度	3
石磨	6
农村城市的距离	8
走进十月	10
麦收	12
油渣的记忆	14
电视的故事	16

第二辑 翠 竹

昙花昙花	19
山芋飘香	21
残荷	23
河道	25
三原色打造万美之秋	27
翠竹	31
蝉鸣	33
美味白菜	35

乡野蒺藜亦可目	37
豌豆花	39
顽强的小草	41
萤火虫	43
南瓜	45
独享稀世之音	47
蚕豆壳茶	49
牡丹啊,牡丹	50

第三辑 乡路弯弯

杂鱼吃出初恋的感觉	55
儿时的那只狸花猫	58
回乡三记	61
乡路弯弯	64
雪花菜,我吃我幸福	66
玫瑰·大葱	68
万事妇意全家福	70
顺着父母就是孝	72
个性	74
学会赞许	76
微风	78
受伤的芦苇	79
心灵不拥挤	81

爱情是什么	83
良宵	88
好朋友才吵架	91
穷养,富养	93
自己其实就是好老师	95
年夜饭	96
气足的球跳得高	98
站起来,你就是风景	101
鹿场琴声	103
酒醉大湖畔	106

第四辑 阅读吴承恩

奇人刘铁云	111
状元楼前思沈坤	116
胯下桥前思韩信	123
阅读吴承恩	127
“肥仙”诗人张耒	132
再读关天培	135
“八怪”画家边寿民	140
漂母之爱	144
存真方圣洁,平实更敬仰	149
燕山夜话	152
秋色之中情更浓	155

谁说艺术家不问政治	158
人性之光	
——读汪雷的《女俘》	162
滔滔淮水颂女神	
——读张德法《水漫泗州》	165
奥运金牌与诺奖	168

第五辑 菩萨在人间

青莲岗的语言	171
神奇的秦岭——淮河一线	177
九龙口	180
菩萨在人间	182
去金湖	185
赏荷(一)	188
赏荷(二)	190
大足观音	193
东渡苑之神奥	196
走进清晏园	200
孤本同里	205
山碑的语言	209
掬起一捧运河思绪	213

第六辑 宁拙毋巧

徐行与速进	221
-------------	-----

仰望华表	223
注意力	226
爱民与爱牛	229
宁拙毋巧	231
趣谈屁股	233
名人挡路	237
盲目从众与维拉呢女巫	242
遮天	244
时代呼唤真正的平民典型	246
弯腰	248

第七辑 读诗万柳池

淮剧之“淮”	253
国菜豆腐	257
淮安的粥	260
读诗万柳池	263
恩来故居读梅	265
多俗多彩六月六	268

第八辑 与贤者同行

给野草正名	273
清河麻将	274
好人	276
眼光	278

保卫想象力	281
“让”就是德	283
撤诉,撤见出半个良心	285
放下“鼠标”,立地成妈	287
说“闪”	290
走出寂寞	292
鸡蛋与鸡	294
孝心	296
笑脸	298
为玩正名	300
半让座	302
晒太阳	304
与贤者同行	306
后记	309

第一辑 走进十月

走进十月,就走进了金色的阳光里,乡村托出她那变迁的史册,向我们展示着母亲的光荣。千顷荒野变良田,粮食堆满仓;茫茫大漠变绿洲,茅屋变楼房。幸福的生活美如画。

安澜塔的高度

这儿，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干线的节点，是淮河之水东流入海的控制点。这儿，上与湖相接，下与海相连，南与江相通，南北东西，四通八达；这儿，是水的调度站，5种不同水位的水，听从人意，东西南北任意调遣；这儿，水景观壮阔奇特，淮河文化、运河文化与现代治水理念穿越时空在对白、交融……

听着讲解，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集控制运用与游览观光于一体的淮河入海水道大运河立交工程的塔状桥头堡——“安澜塔”前。

世界充满了起伏变化，它以不同的高差铺展着各异的风光，又以大自然的平衡之手，着意营造了险峻处的美丽。这一哲理结晶在一句唐诗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上安澜塔顶，遥看北方，它与镇淮楼南北相望，雄视古今。极目楚天，俯视四周，心旷神怡。大地上，有连接江河湖海的水工建筑群，有宽广辽阔的平原，有闪闪发光的水网，有船舶云集的港口……好一幅锦绣画卷！

高度决定了层次，层次决定了视域，视域决定了心境，这心境则又是一层精神的仁山智水。

站在塔上，这时候个人往往超越攀援的客体，也成为海拔的主体。

几十年了，我都没有忘记或者放弃对高度的向往、寻找、仰望。我从小就生长在洪泽湖东白马湖北大运河西的一块平原上。一展平阳，一览无余。夏天是麦浪滚滚，秋天则是银海茫茫（棉花）。可上世纪的50年代一场大水，使我在后来的岁月里想起来都害怕。那年我刚满周岁，大水漫野，据说浅可漂杵，深可行船。在父母带着哥哥和我，还有奶奶，与洪水争速度的时候，慌成一团，什么都没有带，来到了一个有高度的地方——灌溉总渠上。灌溉总渠堤一时就成了人们避难的诺亚方舟，人们在这儿搭窝棚，开锅火。老的，小的，个个像晒小鱼干儿似的，躺满了大堤。从此，我对洪水有了怨艾，对湖水有了腹诽，对高度有了向往。

淮安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临黄海，史籍中称其为“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中”。京杭运河、废黄河、盐河、淮河干流在境内纵贯横穿，襟带洪泽湖、白马湖、高宝湖等河湖水域。按说一个地方能与地球上的如此多的湖、河“沾亲带故”，确是求之不得的一大幸事，此所谓得“水”者独厚。不说水利、交通便利，只说靠水吃水，鱼米之乡那必成美谈。

然而水可行善亦可作恶，多少年来，淮安人民，或者说淮河流域人民，长期被河和湖水患困扰，而造成水患的源头却来自那黄河夺淮和黄河夺淮导致的整个水系改变。

淮河，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古代，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古人曰：“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水是文明的摇篮，是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命脉。从青莲岗遗物可见，大约距今 7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栽种水稻。淮安人对淮河的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早在远古时期，淮河就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然而，同样是这条河，1194 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一部分河水经封丘、长垣、定陶向东南流，通过泗水入淮。从此，淮河遭到了厄运，清朝三百年间，淮安水灾有增无减。黄河再次夺淮的嘉庆十三年，淮安房倒屋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的一九三一年的一场大水，吞没了苏北一千万亩农田和七千条生命，将三百多万人赶出家园。“倒了高家堰，淮(安)扬(州)二府不见面”。当时的淮安城头，几可行船。

“安”从“女”在宝盖下无危险，本义为安定、安全、安稳。“澜”，《说文》大波也。虽然出于对淮安安澜的企盼，南宋末年的统治者将这里的地名更改为“淮安”，并将淮安城中心的酒楼改名“镇淮楼”，想借此“震慑淮水，保一方安澜”。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在建国初期，淮安始终没有摆脱洪水恶魔的侵扰，整个城市从富庶繁华走向逐步衰落，人民因水灾而流离失所，处水深火热之中，乃至地方戏“淮剧”“淮海剧”的剧情也多苦情，发悲戚之声。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水利文明”的概念，指出“凡是依靠政府管理的大规模水利设施——无论是生产性的(为了灌溉)，还是保护性的(为了防洪)——而推行其农业制度的文明时期，即水利文明。

1949 年夏，淮河流域水灾严重，堤防多处决口。1950 年汛期，淮河流域又遭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周总理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亲

自规划开凿的苏北灌溉总渠,在刚刚新生的土地上动工了。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家财政和物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按当时的国力,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的痛苦就已经勉为其难了。要办排洪灌溉工程,怎么可能?周总理根据国家对人民的承诺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最后拍板。从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春,苏北出动 119 万水利大军,经过惊天地、泣鬼神的舍命奋斗,以八十三个晴天的高速度,开挖了一条西起洪泽高良涧,东至射阳扁担港,全长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为淮河打通了一条入海道。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题写的几个大字现在仍留存在淮安城南运东分水闸上,这也正是当年百万民工的誓言。苏北灌溉总渠开挖成功了。从此,一座座水利设施在苏北灌溉总渠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拔地而起。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九年先后建成的淮安抽水一站和二站,南接长江,北通运河,东连黄海,西入洪泽湖,是国家南水北调的重点工程。

灌溉总渠等渠河开挖后,虽然使淮河水患得到了初步治理,但从根本解决淮河洪水的出路来看,工程标准还显太低,尤其是特殊年份,洪水威胁还未完全解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为淮河之水另辟更宽畅的入海水道。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是江苏省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又一最大的单项水利工程,更是着眼全局的一项工程,河道横穿京杭运河、通榆河,跨越二河、淮安、滨海等,大型建筑物多,土质情况复杂,工程技术难度很大。然而建设者们大胆进行科技创新。河道堤防工程全部采用机械化施工,替代了传统的“人海战术”……

“西吞淮河千里水,东吐黄海万顷浪。”淮河入海水道在 2003 年和 2007 年淮河流域两次暴发的特大洪水中及时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文明从水开始。人们聚集在河湖之畔,靠水为生,以水为路。水的流淌,犹如生命繁衍和律动,水的波光,映照着人间哀乐疾苦。河湖水,犹如母亲乳汁哺育了城乡人民。而安澜塔,是以自身海拔摆着一种姿势,以一种特立的高度傲视江湖。

如今,淮水安澜人安静!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少有的宁静。与洪水抗衡更多的是讲一种大智慧,一种大高度。多少年来以土的高度扼制水的高度虽然奏效一时,但收效不大且不长;而以人的思想智慧与精神意志建成的安澜塔,它的高度,才达到一种境界,才能指点江山。因为这种境界的高度,标志着人世文明、社会昌盛、科学进步。

石 磨

有老人就是家；倘若没老人，兄弟相聚，就是走亲戚，而不是回家了。

一到家，九十二岁的母亲就让弟弟给我盛了碗嫩玉米糊粥。看到玉米糊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家里的石磨。我问母亲，这是石磨磨的？

“你还想着那石磨？”母亲朝锅屋南山头指着。

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噢，石磨已被弟弟用来作鸡圈的栅栏了。

我怎么能忘了石磨呢！在我的印象中，全村有近十户人家吃的面粉、浆汁都靠它磨出。我是在这架石磨的转动声中慢慢长大的。

从我记事时起，粮食就紧张。那时虽然不是顿顿吃，顿顿磨，但每个家庭基本是三天有两天要磨。夏天，太阳落山了，社员们收工，来磨的那盆子一个靠着一个放，门口的石磨，小麦、玉米的白浆，像瀑布一样从磨牙里流淌；春秋冬天，石磨在堂屋的东侧，每到雨雪天，一家接着一家排队，将本来就不大的草屋塞得满满的，糯米粉、小麦面从磨上飞到下面的匾中，像雪花样飘落。

到了十多岁，石磨竟给我带来了几分恐惧。因为那时每天放学之后，推磨往往成了我的“课外活动”。母亲患病，哥哥嫂子在生产队劳动，我总是一个人，不停地沿着磨道儿转，好像那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石磨虽然不大，但因为力气还小，推起来感到有点儿吃力，不一会儿就喘粗气、流汗。

到了二十多岁，粮食短缺的状况因我家劳动力的增加而稍有好转。那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下工回家或者与弟弟或者与家属，不知是因为两个人合作还是力气的增加，磨起来没什么劳累感觉就结束……

石磨是一位慈善的母亲。它把丰收的麦子玉米黄豆研磨成了细细的粉面、浆汁，从朝霞微泛的黎明，到炊烟袅袅的黄昏，从细雨蒙蒙的早